

幾時歸夢到江南

長空萬里振翼南飛

緊接着消息傳來，廣東省府，已自連縣遷返廣州。慈公不日飛穗（註）履新。

鄧參謀辭職照准，即日返長沙省母後，再定行止。

離愁別恨，正鬧得我日夜不寧。慈公却來了電話，要我去渝舍一談。我乃帶了白沙女校的聘書前往。

慈公劈頭第一句說：「廣州是革命發祥地，你不能不去看看。不過目前還要請你協助羅處長編訂叢書

。張主任（青永）也暫時留在重慶，參加編印工作。等叢書印好以後，你就跟夫人一同到廣州來。」

我等慈公說完以後，才把白沙的聘書呈上。慈公說：「這是爲什麼？」

「不爲什麼，祇想離孩子近一點，照應方便。」

慈公笑道：「令郎已經很大了，不宜過於……（他本意想說『溺愛』兩字吧？）」想了一想道：「不宜過於把他當小孩看待，要培植他的獨立性才好。況且勝利後交通方便，渝、穗間每天都有班機來往，母子見面也是很容易的。」

正說著，夫人走來，笑著說：「你不去廣州不行！」

「你看夫人這份誠意吧。好了，你就先去動手編書，至遲，十月中旬，你們就可以去廣州了。」

「我不長於做婦女工作。」我還在考慮。

「我知道。另外找人幫夫人跑腿。你祇要動動筆就是了。」慈公回答。

於是，我就決定了到廣州去。

我寫了一封措詞很婉轉的信，給女師的校長，並把聘書寄去。同時告知真兒，要他心理上先有一些準備。衣服等類，要添要補的，趕快打點出來，給我料理。母親是又要離他遠去了。

鄧參謀走後。慈公帶著蘇秘書和唐副官，丘處長他們也走了。

原先鄧參謀的住處，成了彭善將軍的辦公室。彭將軍也是十八軍的舊人，好像是來代替慈公辦移交的吧？幹訓團是否結束，或是另行改成他種機構，我不大清楚。但知道團本部陸續又來了一些人就是了。

因為我發了腸潰瘍的舊病，肚子痛，不能久坐。但編叢書的事又急不可緩。我祇好半躺在牀上，用講義夾墊着寫稿子。我負責寫一本叫做「作育英才的羅卓英將軍」的書，是用第三者口吻作客觀報導的。預定四萬字的篇幅。寫完一段，就交鍾偉去抄正。

在渝舍時；我曾向慈公請示，關於東戰場一類的資料，要不要把他列入？

慈公認為戰爭的事最好另外編。還有一些資料，等他有空時再整理出來交給我。

所以那時所寫的，祇與訓練有關，其他方面都不曾談到。

我所主稿的書，抄清以後，羅處長不作一字的修正，就送去付印了。

不久腸疾好轉，可以到院中走走時。彭善將軍也常出來和我談天。另外，還有一位身材不高的中年軍人，也常在院中散步。彭將軍介紹說：「那是軍官總隊的莫總隊長。」這位莫總隊長似乎很健談，說到種番茄，他也頭頭是道，他說：

「番茄的苗長到二、三寸後，就要移栽。過一個短時期，再把它移一個地方。最好移栽三次。讓他吸收各處土壤不同的養料，結出來的果子，才會好吃。」

除了談種花種果以外，他自然不會談他本身的職務。我也照例不會問他三長兩短。可是日子久了，不免從其他方面的談話中，聽到了一些消息；大多數的人都很不滿意於軍官總隊這一種做法，至有遷怒及於陳辭公的；說了許多不中聽的閒話。但此事已成過去，也不必再來記述他了。

叢書已經編好。

聽說我們將要坐飛機到廣州去。因為從粵漢路，或循海道，時間久，費用也貴，不如航空方便。但有人怕失事，很是遲疑。這是應該考慮的，飛機壞了不能停在空中修理，除了撞毀外，別無其他辦法。但是秉性痴癡，不知道怕死的我，一聽有飛機可坐，竟高興得跳了起來。這裏還有一段有趣的回憶，不妨把他寫在下面，以誌我少年時代狂妄的一斑，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民國十三年十月，我在北平讀書。爲了窮，同時也在做「人之患」，以便找點學費。學生趙佩雲，讀

書用功，並且對我十分敬愛。（第一冊中已有提及請讀者參閱）

一天，趙佩雲特地跑來找我，她說：

「哥哥嫂嫂要想請您吃飯，表示一點敬意；又知道老師不愛上館子什麼的，所以叫我先來問問，老師愛上那兒逛逛？他們好準備。」

我遜謝道：「不敢當，請不要費事才好。」

「老師您不去，回頭嫂子會怪我不懂得講話，又該訓我了。老師您去吧！您上那兒，我也可以跟着玩兒呢。在家膩透了。」

我見她說的可憐，便開始考慮起來。

知道她的兩位哥哥都在××航校做事，是頂呱呱的空軍。於是脫口而出道：

「讓我坐一次飛機可以嗎？」

趙佩雲答道：「大概可以吧。等我問問大哥，明天向老師回話好了。」

第二天正是星期，趙生一早就來接我，先到她們家。吃過早點，纔和她妹妹佩文、大嫂、二嫂，一同坐車進入航校機場時，她大哥已經穿著全付裝備，在機旁等待了。

於是我們魚貫而上，找位置坐好。我那時對飛機的知識比現在還要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機種。但記得坐位很多，像火車上的一樣，兩旁有圓形玻璃窗，可以望見外面。

我祇穿一件棗紅緞面的灰鼠短襖，黑綢裙，沒有穿大衣。她的嫂子們是皮袍大衣全套。關上機門以後，她們就嚷：

「熱得難受！」

飛機升空不久，並無一點震盪，但她們却已嘔吐起來。佩雲姊妹雖沒有吐，我見她們臉很紅。也在說「頭暈，不舒服」的話。

祇有我不但不覺難受，還高興非常，以為凌虛御風，是難得的樂事呢！

佩雲說：「她大哥生怕老師不習慣。所以飛得很平很慢，平常時候，他才沒有這個耐性呢。」

於是飛機在天空轉了一圈，就下來了。

可是我還不會過癮，拉著佩雲直嚷：「我想再坐一回！再坐一回！」

她大哥說：「老師真勇敢。這架飛機，本來還要試飛一次，不過不是我駕駛了。如其不介意的話，不妨再坐一回，我們在下邊等著就是。」他說畢，自去慰問他的太太和弟婦去了。

記得第二次的駕駛員是個外國人。艙中祇有我和副駕駛兩人。大約是佩雲哥哥託他照料我的吧？

我不肯縛安全帶。以便走來走去地玩。副駕駛却像影子似地跟著我。我覺得很生氣，認為他在干涉我。便賭氣坐著不再走動。祇把眼睛轉動著，看看下面的風景吧；人小了，稻田的阡陌也漸漸模糊了。副駕駛開口道：

「現在離地已有五千尺。可以回去了吧？」

「我服從命令。」我說。聲音冷冷的。

副駕駛便走往前邊。不久，飛機慢慢降落。佩雲第一個過來問訊：

「我們看見飛機傾斜的厲害，生怕老師頭暈。是大哥用無線電叫他們下來的。」

「一點也沒有頭暈。」我笑着回答。但過細一想我也未免太任性了，竟不會想到嫂嫂們等得心焦。嘴裏在向她們連連道謝，心裏却還在嘀咕：

能夠遠離塵世，總是最愉快的，那怕五分鐘也好。如其能夠永遠停留在空中的話，我真不想再回到地面上來了。

不過這些痴想，是祇能藏諸心而不能宣諸口的。要不然，人家不說我發瘋才怪呢。

這已是少年時代的舊事了。那時候，還沒有民間的航運，所以坐飛機成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大事。迨到近年來，老百姓已把空中來往，當成了家常便飯的今天。我倒不作飛機的乘客了。一則是因為沒有錢，再者也沒有這個機會。誰知如今又可以繼續當年的舊夢，那得不距離三百呢！

三十四年十月初。羅夫人通知我準備；說機票已經買好。除外，還每人發了點治裝費，叫我們買件衣服穿穿。

我心知南去後，短期內不可能再來重慶。深怕真兒又要赤腳過日子。因把一部份款項存在夏鎮澳處，

託他按時付給真兒零用。其時蘇儒已畢業回上海。夏鎮澳和真兒同系同班，便成爲惟一可以照應他的人。但復員還鄉的旅客太多，那一天輪到我們走，羅夫人也不知道。因此我沒有要真兒來送。

此時身邊雖已有了幾文錢鈔，却不敢做衣服，因爲不知道那一天走。檢點行篋，祇剩得幾部最心愛的如壯悔堂全集，張文忠公全集，蔣百里先生言論集等。其他藏書早已陸續因戰亂失去。衣服呢，八年來不曾添過一件，藍布頰袍也反了面，把大襟做成兩邊各一的琵琶襟樣子。在抗戰時期這類款式很流行，原來不爲好看，而是爲了反面改製的緣故，凡是那些年到過陪都的人們，對於這類形式的衣服，必然不會陌生，也用不着我再來介紹了。

接到第二天動身的通知以後，知道搭機不能多帶行李。而且聽說廣州的估衣很便宜，被褥也有現成的出售。乃將一些做舊衣物，放入一箱。過去所發表的稿件，不重要的也裝了另一口箱子連同那些舊得不能再舊的帳子鋪蓋，以及零星用具，不便攜帶的，都交給真兒去處理。反正中大明年就要遷回南京。坐船可以多帶一點行李。所以把比較大幅的，歷年蒐集的碑帖和另外一些不能攜帶的書物，也都放入箱中，託真兒帶去。（這兩口箱子後來却被住在上海的親戚弄丟了。）

我當時自己能夠帶走的，爲了捨不得僅存的一點紀念品，寧願把衣物減少到最低限度。可以穿在身上的就儘量往身上馱，計有嗶嘰衣裙一套，夾衫一件，棉袍一襲，舊的呢大衣一件。這些就是我的全部最講究，自己認爲是可以見得人的衣服了。此外我的唯一行囊——一只帆布袋中的東西。計有壯悔堂集等三

部、父親所寫的「孤山探梅」七古中堂一軸、舅父的篆文集句「自求所立處，大有可爲時。」單條兩幅、鄭板橋真蹟墨竹一幅、青田石刻紀念品四件，加上少許換洗衣服。把一隻旅行袋塞得楞楞角角的，簡直不像是一件行李了。當檢查員伸手摸進這隻袋子時，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又看見我穿了許多衣服去過磅，還祇四十五公斤時，便搖了搖頭，認爲我的神經，大概有點問題吧？

一切手續辦好。站上管理員說：

「廣州方面電報還沒有來，請你們在休息室稍等一下。」

於是羅夫人就帶着我們進入一間小房中坐了下來。

羅夫人和同去的一位容小姐，江小姐三人喁喁地在商量今後的婦女工作，以及經費問題。

我既不準備去做婦女界的事，自無參加這一談話的必要。況且我這時正和一位好友暢談，也無意離她而去；說起此人，至今使我感念不置的，她就是藍思尹的夫人羅碧蓉女士。兩夫婦都是廣東大埔人，和羅慈公是總角之交。當年慈公還在苦守寒窗的時代，他們和他很有來往。迨到慈公發達以後，他們的態度也並沒有比前更加親熱，交情始終在師友之間。尤其是羅碧蓉女士，真可以說是女中君子；她從不像一般女人那樣喜歡說長道短，更無其他嗜好，唯一愛好的就是讀書。並且有知人之明，社會上的人物，孰賢孰奸，她一見就可以下判斷。因此對她丈夫事業上的幫忙很是不小。藍先生在實業界中能夠一帆風順，說者以爲是內助之力居多。

也許是惺惺相惜吧？她和我的認識不算太久，而且不常見面，但她對我的爲人和性格，竟然瞭如指掌。因此認爲我是一個可交的朋友。每次見面，總覺得有談不完的話似的。我們談人生，談學問，不覺一、二個小時過去了。還不會聽到上飛機消息。忽然間，擴音機中播出通告：「廣州天氣不好，今天不飛了。」大家祇好分頭回去，約定次日上午十點再來珊瑚壩集合。

在回大坪的途中，不禁暗自慶幸，沒有要真兒去機場；否則累他奔波，廢時失學，真是何苦來呢？我上午臨走的時候，曾在門上貼一條紙，告知真兒鑰匙在鍾先生處。他來時可以取用。

想不到真兒還沒有來，我自己倒又回來了。因爲鑰匙祇有一把，祇好再去找鍾偉，深怕萬一他不在家，我就將成爲望門不能投止的人了。

幸而他沒有外出。遂向他說明原因，開門入內。遲一天走，本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可是多感的我，對着這一牀一榻，頓有一種化鶴歸來的感想。大約是連日過於勞累的緣故吧，心情也有點異常了。

註：廣州一稱穗市。

不見長安見塵霧

次日陰雲漠漠，天容一片溟濛。我心想今天大概又走不成了。但既已約定，也祇好去碰碰運氣再說。我沒有把握地向鍾君道別。心上想或許下午又要回來也是未可知的。

十點半一過，同去的藍太太他們都已到齊。十二點正，就聽見喊：

「去廣州的旅客上飛機！」

大家寬一口氣，高高興興地上了飛機了。

這是一架民航機，坐位很舒適。每個座位前面（另一排的椅背後面），都插上一只厚厚的紙袋，說是盛裝嘔吐物的。我笑了，我會要這個紙袋嗎？

飛機正在冉冉升空；我回想距離第一次試坐飛機時恰好二十個年頭。那時的我正是紫紅色的少女時期，到如今却已成爲淺灰色的中年人。我那天穿的大衣也正好是灰色的。歲月催人，青春不再，不禁感慨系之。

究竟是年齡的關係吧？年輕時，飛機顛簸傾側還一點不覺難受。現在呢，升高時還好，航行中偶然須要下降再升高的時候，就感到有點不大好受。但這情形，祇限於第一次，以後再有波浪形的起落時，就無所謂了。回看容小姐却已經覺得可憐，我趕忙拿隨身攜帶的仁丹送給她吃。空中小姐又送來了冷毛巾，給她按在額頭上，她的暈眩，纔覺得緩和了一點，

現在，我不但已能適應飛機上的環境，而且又恢復了老脾氣，走來走去地到處玩着；認爲在機艙中走路，比在搖盪的海船上來往，要平穩而且容易多了；因爲海船的傾斜度更厲害，人的身體和腿必須與船的斜面，保持相反的角度，方不至跌倒。而且民航機更如此穩定，竟和在家中相仿，我爲什麼不起來走走？

一面可以幫幫同伴的忙，同時也可以活動活動腿腳呢？

但是全艙中，那些緊縛安全帶的旅客們，都拿驚異的眼光在望着我了，除開羅夫人和羅碧蓉以外。是的，在許多人提心吊膽，深怕萬一掉下去，因而失却幸福和生命的時候，祇有我一個人表現得如此樂觀，也未免過於不合時宜了吧。於是不被逼着坐了下來。幸好座位靠窗，可以看看風景解悶。其實這時候並無風景可看。天是灰沉沉的。祇看見自己的飛機翅膀，永恆地平靜地伸張着，似乎一切都是靜止似的。（那時還沒有噴射機）我正在悶得發慌。忽覺機身跳動了一下，立刻，雲層不見了，展現在眼前的是一片澄藍無此的天空，那一塵不染的清澈的面貌，決不是身處下界的人所能夠看到。在這澄藍色的天幕上，這裏，那裏，靜立着一堆堆的白雲，像棉花一樣。這奇景却是生平第一次見到。不覺在心裏歡呼起來。啊！太美了！我們在地面時，所能望見的白雲總是帶點灰暗，而且飄浮無定的。誰知雲層上面的天空與雲彩，却是另一種境界。古人所謂天外有天，這話確是有根據的。因為我們的座機已經穿過了雲層，在第二重的天上飛，地上的人們是看不見我們的了。

可也有一點遺憾，就是不見長安見塵霧。地上的景物，目前是看不到的了。

但是那些青天白雲，看多了也有點單調。不得已，我祇好把那些雲塊，加上想像，這個像海島，那邊是一些散碎的珠串……想着，想着，忽見下邊雲霧的海中，微微露出一點竹筍尖式的東西。正好一位駕駛員走過，我們問他：

「下面是什麼地方？」

「這裏是貴州。」他回答

啊！原來就是二十七年歲暮，我們坐車經過的那些巍巍高山啊；而今都變成小孩玩具似的東西了。當年車子喘息着還怕高攀不上，現在却在牠的頭頂上輕輕跨過。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真是偉大啊！可嘆的是這些東西，並不是我國人自己發明，而是坐享他人智慧的成果；想到此又感到十分慚愧。不覺深深嘆一口氣。

你不舒服嗎？坐在旁邊的羅碧蓉女士關心地問。

「謝謝，不是不舒服，而是想得太多的緣故。」

「人還是麻木一點的好；太喜歡用腦，不過自討苦吃。」她說得很低，似乎不願別人聽見。

我於是不再看望窗外，而把眼光轉到了同坐者——羅女士的身上來。我一向祇欣賞她的內在美，現在連她的外表，也覺得有一種吸引人的力量。她身材頎長，皮膚潔白，面部輪廓清秀，眼光澄澈，構成了一種她所特有的高貴的美。在一班太太群中，有如鷄群之鶴。她的丈夫已被慈公邀去幫忙，一子一女也已抵達廣州，她此去是和丈夫子女團圓的。但她並不以這些庸庸之福為滿足。她的志趣和人生態度，不是俗人所能窺見其萬一的。

這時，我又起來走動了，爲的是氣候漸熱，衣服就像蟬蛻似的，已經脫剩一件薄棉襖了。

服務小姐送給每人一匣點心，我正在肚飢，不覺大嚼起來。羅夫人又送來水果，我吃着水果，同時也吃下了許多人訝異的神色。

忽見，雲層已經消失，大地上阡陌縱橫，而且色彩鮮明。有如圖畫。聽得有人說：

「廣州到了。」

我雖嘆息旅程的短促。但也祇好抱着一堆衣服和手提物品，隨衆走下飛機來。但見人事處處長丘新民一班人急忙前來迎接，並派人爲我們搬運行李。

羅夫人坐車先走。我和藍太太等四個人，被藍思尹等一班同事簇擁着上了汽車。不久開到一所房屋面前停住。

進門就是三間高大樓房。在我這些年住慣，也看慣了重慶那種綑綁房子的眼睛，乍見廣州的建築，便覺得十分稀罕，也十分羨慕。樓梯是水泥鋼筋做的。樓板鋪上花磚。上下聲音隔絕。樓上人即使跳腳拍桌，樓下也絲毫不受干擾。比之我們江南地方，即使是大門人家，樓上走路，樓下人也會感到打雷一般。建築術的精粗美惡，誠不可以道里計了。

這裏是丘處長們的臨時住處。本屬某漢奸逆產。漢奸逃走，省府就把它接收下來了。

我放眼看去，壁上字畫，懸掛整齊。紅木桌椅，雕鏤細緻。一几一榻，都會經過匠心設計，而且佈置不俗。（新主人還不及把它改動。）聽說接收時，牀上被褥也疊得好好的，祇是沒有了人迹。自然那些輕

便的細軟和財物是早已搬運一空了。

我忽見几上古瓷的盤子裏，擺着一隻似南瓜非南瓜的東西，便問：

「這是什麼？」

「是木瓜，回頭我們就來吃它。」

正說著，有人走上樓來，接我們去吃飯洗塵。

於是一行人到了長堤的大三元酒樓。

菜餚十分豐盛，祇知道樣樣好吃，却叫不出名字。我就像劉姥姥在榮國府赴宴時那樣。

其中有一盆明蝦，雖然叫得出它的名稱，却早已忘了牠的面目。因為抗戰八年，我還不曾見過蝦的影子，何況如此碩大的好蝦呢。

我貪婪地吃著，竟然吃掉了小半盆，也顧不得腸潰瘍，還喝了一小杯酒。居然胃不脹，肚子也不痛，而且十分消化。看起來，我比劉姥姥是強得多了。

日本俘虜面面觀

大家都覺得年輕起來，不知是廣州人的熱情，和氣候使人變得活潑而且精神旺盛呢？還是由於別的緣故。在我個人的感覺至少年輕了十歲。

藍思尹夫婦走後。我和容小姐她們，暫在樓房中借住一宵。次日上午，羅夫人已派了車子來，接我們到她公館去。

遠望見一所小小的灰色二層樓洋房。初看很像一隻火柴盒子。司機指道：

「那樓房就是主席公館。以前褚民誼住的。有人說這房子不吉利，勸羅主席另外找地方。主席不相信。今天進屋。夫人等你們一同去拜門神呢。你看，不是香燭都點在那邊了嗎？」這司機是廣府口音，很多話。熱情的廣東人有話留不住，而且廣州的工人，多數沒有自卑感。管你們是什麼小姐，他想說的話照樣要說。

果然，台階上擺著祭品，兩支紅燭高燒，爐烟嫋嫋。羅夫人正拜罷起來，催著我們也去拜拜，於是容小姐拜了。江小姐也拜了。我還在遲疑，禁不住羅夫人的催逼。心想第一天來，就鬧別扭不太好，不得已也祇好勉強地拜了一拜。羅夫人歡喜道：

「褚秘書真好，真隨和。」

我那時還沒有受洗，要不然，我是決不拜的。

羅夫人又教我們每人拿手心在香上烘一烘，然後走進門去。

推測羅夫人的意思，或者正因爲以前的屋主，都沒有好結果，心中忌諱，所以想作此禳解吧？這是她的事，於我們無關，也沒有追問的必要。

這房子四周沒有走廊，更沒有洋台一類的設備。聽說是當年設計興建此屋的僑主席陳逆耀祖，害怕刺客，便把住宅做成堡壘一般，以利防守的。

樓梯上下，設有兩道鐵的拉門。樓窗也用鐵欄防護。下面客廳雖大，飯廳却甚小。不知是什麼緣故？莫非又是爲了安全的理由吧？

有人說：以前住在此地的僑主席。終日蟄居樓上，不敢下來。偶然因事外出，亦必前呼後擁，保鏢衛士一大堆，如臨大敵。

但陳逆終被我方志士，擊斃於文德路上。楮民誼亦已伏法，賣國者必受國法制裁，雖有銅牆鐵壁，也是無濟於事的。

樓上房間有四個。慈公夫婦，中郎夫婦，各佔一間。他們的女兒佩華在學校住讀，休假回家，則與容小姐同住。我獨住一間，在走廊盡頭，有窗正對張發奎公館。那邊的房子很大，有花園，還有游泳池。過去是汪精衛的家，勝利後充了公，遂成爲行營主任張發奎的住所了。

我已替羅夫人草擬了接收前任李漢魂主席夫人的婦女工作委員會的計劃，以及規章細則等等。前任的規制，良好的則盡量予以採用和保留。循序而行，工作可以銜接。

李漢魂夫人吳菊芳，先來訪候羅夫人，商量交接的日期等事。

我本已決定不參加婦女工作，且忖度當時情勢，更覺得沒有這個必要。因爲我是文人，除了耍耍筆桿

以外，可以說是百無一長。尤其初到廣東，不會說當地的言語。因此羅夫人會客，我也是決不參加的。羅夫人常說：

「褚秘書可憐，一個老實人，不會說話。」

於是藍太太笑了。我笑了。

省府也是接收不久，我記得當時的秘書長是羅爲雄字鳴白，財政廳長杜梅和。唐世聞擔任了機要科長，蘇旭昇起初還是秘書，後來才改任第四科科長。王壯爲是第一科科長。黃仲瑜在早期是負責第四科的。另有交際科及各廳處處長等，我都不太熟悉，也記不清楚了。

我起初是秘書，後來改任參議。主要工作，依然是替慈公寫點什麼。

現在，許多事已經上了軌道。容小姐在公館幫羅夫人管家。江小姐早已進了婦委會主持一切。婦女指導委員會派了委員黃佩蘭女士來，做駐會指導的工作。（黃女士來臺後任立法委員，今已去世。）

其實，要講動筆的事，婦女工作本來用不著多少筆墨，我在羅公館是處於賓客的地位，所以比較清閒。無事時，就憑窗而望，但我不是看對面的張公館，而是看坐在街上的日本俘虜。爲了交通工具不夠，最後一批日俘，還沒有遣走。便教他們擔任掃街的工作。他們一律穿灰色布軍服，自然早已解除了武裝。但是依我的觀察，形式上的武裝雖已消失，精神上的武裝却似乎還沒有解除，而且是永遠不會解除的吧？他們從前是那樣的驕橫兇惡。投降後，竟能接受命運的安排，默默無言的掃他們的地。掃完以後，又

默默地依序坐下來休息。無人督責，却能夠自己遵守秩序。沒有嘆息，更沒有眼淚。偶然有報販經過時，他們就爭先跑去買報紙來看。也祇是默默地看著，不發一句議論。看完報，就拿著掃帚整隊回去了。

天天如此。使我發生了許多感想：這個民族性很可敬，但也十分可怕，沉默是一種力量。看這些俘虜的神情，很鎮定，却絲毫沒有消極和頹喪的表示。敗而不餒，敗而不潰。這就值得我人警惕的了。

張發奎是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營的主任，也是廣東的最高軍事長官。他家的門口是有衛兵站崗的。

那天，不知爲什麼，有三、四個士兵，在張公館門口玩笑，接下去便打打鬧鬧，拉拉扯扯地。被掃街的日本俘虜看到。就輕輕地匿笑起來，這一笑不知包括了多少複雜的情緒：是詫異？是輕視？總之；他們對這種無紀律的狀態覺得好笑，是可以斷定的。

本來，站衛兵是何等嚴肅而且重大的任務，和別人談笑已經不該，何況打鬧？張主任也許不在家；即使在家，如此深宅大院，自然也不會聽見。可是我這旁觀者看在眼里，痛在心裏。我痛心那些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同胞們，誤以爲自己已躍升爲四強之一的大國民，一切都可以隨心所欲，不必再兢兢業業了。不知道勝利的光榮是須要全力維護，纔能夠保持於不墜的。日本雖已戰敗，但他們懂得自強，安知其不能再度振作，創造他們美好的前途呢？

爲了不願再看這些不愉快的現象，便把那一邊的窗戶關閉，而且把窗簾也拉上了。

廣州花市繫人思

農曆除夕，羅公館有簡單的鷄尾酒會，招待親友和少數部下。大家敬了慈公夫婦的酒，又互相祝飲。氣氛和諧輕快。慈公夫婦首先開舞，大家也跟着玩起來。我因誓爲陸松濤守義，所以不願參加，祇是坐在一旁看看熱鬧罷了。

散會後，慈公提議去逛花市，大家熱烈贊成。於是一行人湧到槩欄街口上。但見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有買到花的人，不得不將花高高舉到頭上，把身子扁着往人縫裏鑽，以免把花擠壞。原因是廣東人有種習俗，過年的時候，家家戶戶，必需買枝吊鐘花來插入瓶中，視花開多寡，卜一年的休咎。這種花是木本，花作穗狀，一苞有十朵八朵的，也有二、三朵的。花販採來時，一律含苞未吐。所以購花人因不能預知花開多少。而認爲神秘莫測，以爲是有關命運的事了。萬一買不到吊鐘花，則以水仙花代替。此外，其他花卉也有出售，但與氣運無關；其身價也不如吊鐘花之高了。

聽說吊鐘花是野生的，花販們年年砍伐牟利，它又年年生長不絕，彷彿自然界有意給廣東人加添情趣似的。因爲除開廣州以外，我在別處還沒有看見過。（臺灣所謂的吊鐘花，都是草本，花也都不足觀，比粵市所售者相差誠不可以道里計了。）

那時，我們一群人生怕擠散，前後緊拉著手，尤其是我，一句廣州話不會說，萬一失散了，真有流落

街頭的可能呢。

記得藍太太牽着我，我拉住容小姐，擠呀擠的，總算擠到了有花攤的地方。不敢買吊鐘和水仙花，生怕萬一所買的不如理想，引得羅夫人不安。祇好胡亂買了點別的。便又擠出了人群，找著來時車子。方知慈翁與夫人已經先回去了。許多人也各自走得不見了踪影。只有我們幾個。先去藍太太家小坐，又去張青永太太處打一個轉，我和容小姐方回公館來。

夫人也沒有買到花，就把我們帶來的紅梅插在瓶裏。夫人說：「新年要取個吉利，這花紅紅的很好。」三十五年的上半年，慈公似乎已經習慣了他的新環境了。但是並不會恢復到以前在軍中的豪邁和愉快。又因公務繁忙而很少寫詩。可是他詩人的氣質，却是無法改變的。那年他已五十二歲了。

我呢？本是一個半吊子文人，有蒐集遺書的癖性，這裏所指的，並不專指前人的遺著而言，這個「遺」字，還包括到被世人所遺忘的許多名著在內。

一位姓黎的同事與我，還有彭秘書，是文德路那些舊書店的常客。

一天，我忽然發現，有一部標題為「金元詞選補遺」（大意如此，其全名現在已記不起來了。）內中所錄的都是不會在別處見過的詞曲，連這些作者的名字也是陌生的。多數是小令，也有少數長調。其詞格之高，命意遣詞之清新脫俗，絕非我們常見諸家，所能望其項背。我匆匆翻閱一過。就像檢到了寶貝一般，立刻照價買來一本。急忙抱書回家，躲入房中去展玩這顆滄海遺珠。而且越看越加驚嘆；如其不因住

在人家的，不能不有所顧忌的話，我真要拍案大叫起來了。祇是，這些被世俗所遺棄的傑出的作家們，祇有朝代和姓名。籍貫與生平事蹟則概付缺如，使讀者不能夠作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這是唯一的遺憾，也是本書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再一細想，這些零繚斷素，收集已經不易，還要求全責備，對於那苦心的編者，未免太不公平了吧？推想那許多詞客，必然是秉性孤高，落落不與世合。或者隱居市井，或者獨處窮山，既無濁世之功勳，更沒有朋友爲之揄揚。興之所至，填寫一、二韻語，聊以言志而遣興。可能隨寫隨棄。既不屑躋身於當代詞家的行列，自更無意於流傳久遠。是編者無意中從舊書攤，從故紙堆中找到這樣的幾篇，不忍任其淹沒，故特付之梨棗，以廣傳播的啊！

我們試觀歷代文人詞客之所以能成名之故，莫不是有所憑藉的；多數由於本身已成顯宦。或者門第高華，名場騰蹕。因一紙吟成，便洛陽紙貴了。假設其人遠處邊陲，與中朝士大夫無半面之雅；更不幸而這個讀書人，竟然懷才不遇，又或者是個敝屣功名，不入仕途的遁世者！那麼他縱有八斗之才，珠璣之作，人們又何從知道他的名字呢？例如賀雙卿的那些絕唱，若無好事者爲之傳播，其人其詞，又何能爲世人所知曉呢？雙卿固不幸而生爲女子，以至命薄如此；却也幸而生爲女子，纔被人因憐惜而替她加以記載下來的。

自古以來，女子與方外人的作品，是甚少不爲人知的，由於物稀爲貴之故。不幸，這一批金，元之士，都是男人，就幾幾乎與草木同腐了。編者的序中也曾提起過，許多作者的身世所以無可稽考的原因在此。

本書是連史紙精印和線裝成冊的。可能是某家的收藏。因為戰亂，才流入坊間的？於是我的案頭，又增添了這樣一冊佳本了。

呼江吸海雄心未已

這天傍晚，慈公回家比較早，也沒有客人。

中郎夫人瑞蓉走來對我說：

「爸爸要來看你，叫我先給你通知一聲。」

我回答：「請主席來賜教吧。」

慈公帶著瑞蓉同來。看見我桌上的詞集，翻了幾頁，也說從來沒有見過，把玩移時。他說：「我將來要在汕頭去住家，汕頭背山面海，氣勢壯闊。打算起一所房子，名叫呼江吸海樓。那時候，我將以著作終老。我的詩集，就叫呼江吸海樓詩。另外還想出版一本詞集，叫紅酣室詞，你知道是那個『酣』字？」意思在考考我。我急忙在紙上寫出紅酣兩字，慈公很高興。隨手又翻看我正在讀的一本劉大白集。他翻到一篇「紅豆詞」的時候，忽然很有感觸似地深深嘆一口氣。但以一個幕僚身份的我，自然不便動問長官的私事。知道慈公很喜歡「金元詞選」，便送給他。他表示感謝。正好外間人報有客來訪，於是帶著瑞蓉匆匆地去了。

自從進入慈公墓下以來，他對我作公事以外的談話，這是第一次。

他說的話，自然很平常，可是這類求退的表示，出自正在仕途得志者之口中，就覺得有點不太尋常了。雖然，慈公的志在山林，而不屑營營於名利的心情，我是早已知道的。他是一個詩人，兼有英雄的壯志，但却不是一個甘心爲五斗米折腰的人。不瞭解他的人，以爲他榮任了方面大員，不知多少快樂？可是熟知他爲人的人，像我和一班從幹訓團來的同仁們，都看得出慈公變了；以前那種積極和豪放的氣概不見了。煩惱的陰影，却有時會在他的面上閃過。急流勇退的意識，早已進入了他的心頭，不過他是個有涵養的人，尚不至十分表露在外面罷了。

我不知道那些打算息影林泉的計劃，有沒有和其他部屬們講過。祇是依我的推測，在這日夜忙迫的環境中，可能沒有機會和許多人講的。慈公對別人的信任也許比我爲深，祇是氣氛不同，在辦公廳中談歸隱是不適合的啊！

那些日子，對於大環境，雖然有點隱憂，但在我本身方面，不僅沒有什麼憂慮，而且是頗爲輕鬆愉快的。

真兒在渝很好，常有信來，說暑假以前，即將畢業。已經拍了戴方帽子的半身照，並寄了一張給我。照片背後寫了這樣的話：「母親用心血所培養起來的一株小樹，現在總算開花結果了。」

這孩子是有良心的。我感覺到非常安慰。

同時，我也去信獎勵。並告訴他我在廣州的生活很快樂，要他放心。

小濤的信，懇切而且充滿孝思；他寫道：

「母親：我總怕您太辛苦，太節省，在廣州那樣繁華的地方，您總爲了懷念我父親的緣故，許多名勝，都不肯去遊歷，說是：『知己淪亡，縱有美景當前，也引不起興趣來了。』並經常賦詩哀悼父親。您這樣不太自苦了嗎？我很擔心您會病倒……」

他的信使我高興，也使我流淚。

我去信勸小濤放心。我會變得樂觀一點的。

可是，我能夠嗎？松濤已把我的生命帶走了。